

被誉为“美国最有号召力人气最旺的作家”

本书版权已销售二十多个国家

美国亚马逊网销售



埃德加·爱伦·坡奖获得者

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 / 电影《血腥拼图》原著作者

● 美国2006年度最佳小说

林肯律师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 众 出 版 社

戴丽红 / 译

林肯律师

THE LINCOLN LAWYER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肯律师 / (美) 康纳利著; 戴丽红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940-9

I. 林… II. ①康…②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859 号

林 肯 律 师

著 者: [美] 麦克·康纳利

译 者: 戴丽红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07 千字

印 张: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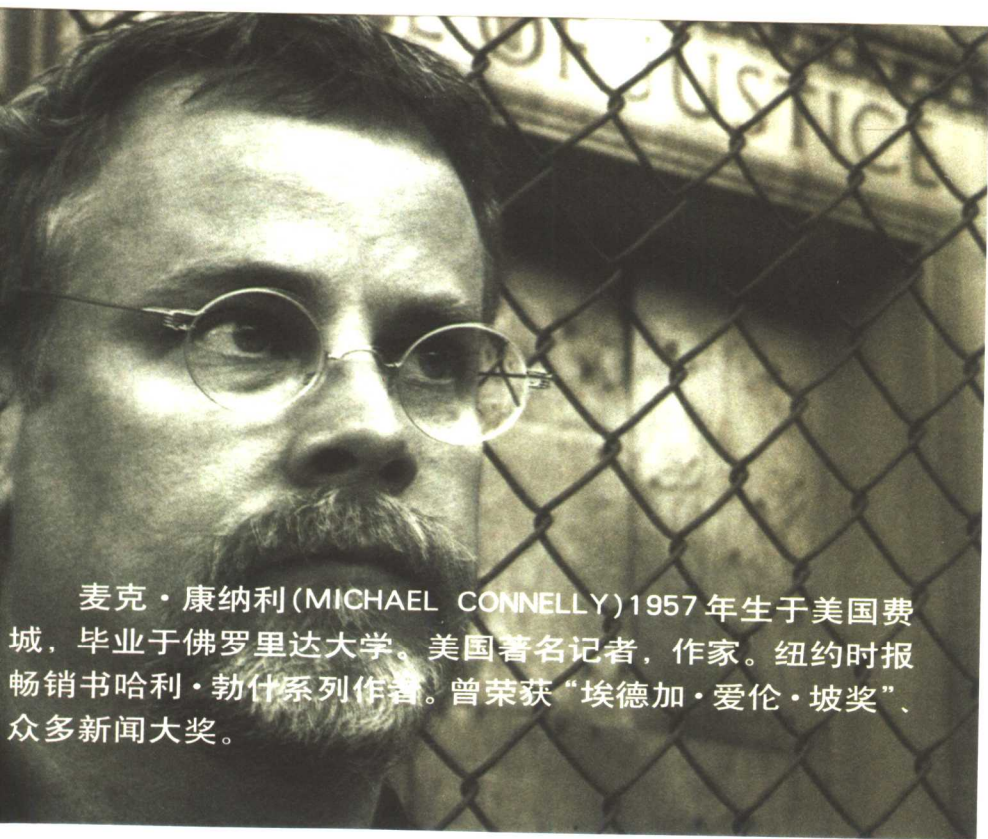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40-9 / I · 162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麦克·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1957年生于美国费城，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哈利·勃什系列作者。曾荣获“埃德加·爱伦·坡奖”、众多新闻大奖。

责任编辑：张蓉

内容提要

一般来说，刑事辩护律师总希望自己的当事人是清白的。但米克·哈勒的观点恰恰相反。如果当事人清白，一旦辩护失败，无辜的人将面临牢狱之灾，律师的良心会受到谴责。而有罪的当事人是取之不尽的财源，即使他被判入狱，作为律师，米克·哈勒也不会感到内疚。因此，他从不关心他的当事人是否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

如今，米克·哈勒接手的一桩伤害妓女的案件使他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当事人确实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但米克要为他做无罪辩护；另一方面，他也得知，他的当事人在两年前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一个妓女却逍遥法外，在监狱里有一个无辜的人为此蒙受着不白之冤，而米克·哈勒正是迫使那个无辜的人认罪的律师。

为了不背叛自己的原则，米克准备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使那个凶手在目前的官司中胜诉，同时要让他为两年前的罪行负责。但米克过于自信了，他没想到，游戏一旦开始，就再也难以控制，他的亲人、同事和朋友，都被卷入到危险之中……

没有哪个惶恐的诉讼委托人是清白的。

—— J. 迈克尔·哈勒 刑事辩护律师
记录于洛杉矶 1962 年

本书献给
丹尼尔·F·戴利和罗杰·米尔斯

图字：01 - 2006 - 6634

The Lincoln Lawyer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2005 by Hieronymu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部分

预审介入

3月7日 星期一

1

晚冬的晨风从莫哈维沙漠吹来，就像你曾在洛杉矶郡呼吸到的空气一样清爽宜人，蕴含着希望。当这样的风吹来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开着办公室的窗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我有这个习惯，比如费尔南多·巴伦苏埃拉——说的是那个担保经纪人，不是那个棒球投球手。我正要进入兰开斯特^①，9点钟有庭审传唤。这时，他的电话打了过来。他一定从手机里听到了风的呼啸声。

“米克，”他说，“你一大早就北上了吗？”

“这会儿正在路上，”我边说边把窗子关上，以便听得清楚些。

“有什么事吗？”

“是呀，有点事，我这儿有条大鱼，但是他第一次出庭是11点钟，你能及时赶回来吗？”

巴伦苏埃拉在凡奈斯大街有一个事务所，那是从市中心延伸出的一个街区，包括两个法院和一个凡奈斯监狱。他把他的生意叫做“自由保释约定”。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用红漆涂在自己公司的屋顶上，在监狱三楼透过侧面高墙上的电网就能看到。另外，他的电话号码还出现在几乎每个监区的投币电话上。

可以说他的名字也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圣诞礼单上，在年末我会给礼单上的每个人送罐咸味坚果，俗称“假日大礼包”。每个罐子上面还要系上缎带，但是里面已经不是坚果而是钞票。在我的圣诞礼单上有许多保释经纪人。特百惠盒子里的坚果我一直能吃到开春。自从上次离婚后，我有时就拿这些东西当正餐。

^①美国 Pennsylvania 东南部一城市。

在回答巴伦苏埃拉的问题之前，我考虑了一下我的日程。我的委托人名字叫哈罗德·凯西。如果时间表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我就可以去凡奈斯参加那个 11 点钟的听讼，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法官奥顿·鲍威尔就要退休了，那就意味着他没有了再选的压力，诸如那些来自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压力。为了显示他的特权，或者作为对他已经承受了十二年的政治压力的报复，他喜欢把他的庭审顺序搞乱，有时候按字母顺序排列，有时候倒过来，有时候又按归档立案的日子排序。除非叫到你头上，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叫到。律师们经常在鲍威尔的法庭里空等一个多小时。这位法官就喜欢这样。

“我想 11 点可以到，”我说，但口气不是很确定，“什么案子呀？”

“这家伙一定很有钱，住在贝弗利山庄，家庭律师一大早就飘飘然地来了。这是个上等货色，米克。他们诉求五十万，他母亲的律师今早赶过来准备签字，以马利布的财物所有权来担保。他们甚至都没有先把价码压低点。我看他们并不很担心他会跑了。”

“以什么罪名指控？”我问道。

我保持着声音的平和，唾手可得的金钱的气息常常使人们头脑发热，而我对巴伦苏埃拉那些圣诞节的关照足以使我相信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我能够保持冷静。

“那些警察指控他一级暴力，重伤害和强奸未遂，”这位经纪人回答说，“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检察官还没归档。”

警察通常会过度指控。重要的是公诉人最终在法庭上起诉并归档的罪名。我总是形容案子开始时像狮子，结束时像绵羊。一个讼案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强奸未遂、身体受到重度伤害，但结果可能只是以简单的殴打告终。这么多指控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在这种特许案中也多半不成立。如果我接手这个客户的话，我会根据这些控诉的罪名来议定酬金，而当地方检察官把他们推翻时，也就说明了我的精明能干。

“你知道些细节吗？”我问道。

“他是昨天晚上被指控的，听起来好像是在酒吧里调情引起的纠纷。那个家庭律师说那女人是为了钱。你知道，民事案件是应该从属于刑事案件的，但是我也不很确定。我听说她被打得很惨。”

“那位家庭律师叫什么名字？”

“稍等一下，我有他的名片。”

巴伦苏埃拉找名片时，我向窗外望去。到兰开斯特法院得用两分钟时间，现在距离预定传唤时间还有十二分钟了。中间我还需要三分钟和我的委托人交换意见并告诉他那个坏消息。

“好了，在这儿，”巴伦苏埃拉说，“这家伙的名字叫塞西尔·C. 多布斯，律师先生，在世纪城的外面。你看，我说过，是有钱人家。”

巴伦苏埃拉没看错，但并非律师在世纪城的住址表明那是有钱人家，而是那个名字。我知道 C. C. 多布斯的大名，我猜他的客户名单上没有几个不是住在贝尔·阿伊尔或者贝弗利山庄的。他的委托人都住在那种晚上能摘下星星摸到基督的地方。

“告诉我委托人的名字。”我说。

“应该是叫路易斯·罗斯·鲁莱特。”

他拼出来，我写在了我的工作便笺上。

“听起来有点像纺车轮子的声音，但是你应该拼成鲁-莱。”他说，“你会来吗，米克？”

在回答他之前我先把 C. C. 多布斯的名字写在便笺上，然后用一个问题回答了巴伦苏埃拉。

“为什么找我？”我问，“是他们提到的，还是你推荐的？”

对这一点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得不说多布斯是那种律师，如果他看到一位刑事辩护律师因为推荐委托人而给担保经纪人好处时，他会鬼鬼祟祟地去加利福尼亚律师协会打小报告的。实际上，我开始怀疑到整件事情可能是律师协会设计的圈套，而巴伦苏埃拉还没有意识到。我可不是律师协会里的宠儿。他们以前就找过我麻烦，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问鲁莱特有没有律师，你明白吗？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他说没有。我就向他提起了你，我并没有极力推荐，我只是说你不错。是那种软推销，你明白吗？”

“那是在多布斯介入之前还是之后？”

“哦，之前。鲁莱特今天早上从监狱里面打电话给我。我猜是他透过电网看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多布斯是在那之后露面的。我告诉他你已经介入了，我告诉他你的背景，他的反应冷淡。他 11 点钟能到这里，那时你就能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了。”

我没有多长时间了，但是我想知道巴伦苏埃拉对我说了多少实话。像多布斯这样的家伙应该有他自己的人手。即便这方面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公司里也该有这方面的专家，或者至少有这方面的帮手。但是按照巴伦苏埃拉所说的，好像情况并非如此。鲁莱特双手空空地去找他，这就表明关于这个案子有很多情况我还不清楚。

“嗨，米克，你来吧？”巴伦苏埃拉怂恿我说。

我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最终会使我回到杰西·莫尼迪斯，我多半会后悔。但是这会儿这样决定也是个必然的常规性选择。

“我会去的，”我对着电话说，“11点钟见。”

正要挂电话的时候，我听到巴伦苏埃拉又加了一句。“你会关照我的，是吧，米克？我的意思你明白，如果这是条大鱼的话。”

这是巴伦苏埃拉第一次主动向我要回报，这更加深了我的猜疑。我小心地做出了一个让他和那个律师都会满意的回答——如果他在听的话。

“别担心，瓦尔。你可是我圣诞节名单上的人啊。”

在他还没来得及回应之前，我挂断了电话。然后告诉我的司机在法院工作人员出入口把我放下。那里排队等候安检的队伍要短些，检查也会快一些。安检员一般不太在意律师——这些老主顾总是偷偷溜进去，以便准时到庭。

我琢磨着路易斯·罗斯·鲁莱特和他的案子，还有等待着我的风险和财富，同时拉下车窗享受着这清晨最后时刻的清爽空气，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希望。

2

我赶到的时候，2A号审判庭里满是双方律师们的争辩声和喧嚣声。可以判断出能够准时开庭，因为法警已经坐在了他的位置上，这意味着

法官也将就位了。

在洛杉矶郡，法警是宣誓的州治安官员，他们被分派在监狱部门。我靠近那个法警，他的座位正好挨着律师席的栏杆。这样市民上前提问时就不会侵犯律师、被告和法庭人员的活动空间。我看到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有日程表。说话之前，我瞟了一下他制服上的胸牌——R. 罗德里格斯。

“罗伯托，你那上面有我的人吗，叫哈罗德·凯西的？”

“有，凯西。他排在第二个。”

“今天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很好。我还有时间到后面去看看他吗？”

“不行，他们要带第一拨人进来了。我刚叫过号，法官马上要出来了。你可能有几分钟时间到羁押室去看一下那家伙。”

“谢谢你。”

我向门口走去，他在后面叫住了我。

“我的名字是雷纳尔多，不是罗伯托。”

“哦哦，是啊，不好意思了，雷纳尔多。”

“我们法警看起来都一个样，是吧？”

我不知道他是想幽默一下还是在挖苦我。我没有回答，只是笑着出了门。我对着两个不认识的和两个认识的律师点点头。其中一个喊住了我，问我还有多长时间上庭。因为他要在自己的委托人上庭之前赶回来。我告诉他马上就轮到我了。

在等着被传上庭期间，被监禁的被告是四个一组被带到法庭的，关在一个木头和玻璃做的围栏中，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临时牢房。在被叫到之前的几分钟内，是允许被告与自己的律师交换意见的。

我到了临时牢房的一边，从里面关着的门正好被警卫打开了，在待讼时间表上的第一组四个被告被带了出来，四个人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哈罗德·凯西，我的委托代理人。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这样至少我们有个不受干扰的空间，然后我向他示意了一下。

凯西又高又大，这样的身材很容易被招进马路圣徒摩托车帮派或者夜总会，也就是所谓的帮派成员。在被关在兰开斯特监狱这段时间，他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剪了头发刮了脸，除了那些遍布两臂和一直延伸到领口的文身之外，他看起来还挺像样。但是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我不知

道文身会对陪审团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对这个不是太有把握，尤其是那些咧着嘴的骷髅头。我只知道，对于被告和代表被告的律师，陪审团成员们通常不会太喜欢梳着马尾辫的律师。

凯西，或者叫哈德·凯斯，他的帮派里是那样叫他的，他被指控种植、自制销售大麻和其他毒品以及非法持有武器。郡治安官在一个黎明前对他工作和居住的农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了一个谷仓和一个被改建成室内养殖室的活动房屋，查封了足足 2000 多棵长成了的大麻和 63 磅包在不同规格塑料袋里的成品，另外还有 12 盎司撒在成熟的庄稼上的迷幻药粉。同时被查封的还有一个小军火库，其中很多武器后来确认是偷来的。

看起来哈德·凯斯真是个混蛋，他得任由法庭处置了。事实上，他被发现时正在那个棚子里的睡椅上睡觉，离那个包装台只有五步远。不仅如此，他已经两次因持有毒品被判刑，而且现在正在假释期间。

实际上，凯西要面对至少十年的监狱生活，甚至更长。

但是对于那种肯定要被判有罪的被告来说，凯西是不寻常的。他拒绝放弃他的即时审判的权利，现在距他被逮捕还不足三个月。他急切地想要宣判，他着急是因为他唯一的希望是上诉。多亏了他的律师，凯西看到了希望之光——对这种近乎板上钉钉的案子来说，只有优秀的律师才能带来这一线微弱的、渺茫的希望之光。使用这个策略最终可能会使凯西获释。这计划大胆而又冒险，要让凯西一直等到上诉结束。但是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本案的突破点并不在于州政府假定凯西是个大麻种植者、包装者和贩卖者，政府的这个假设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证据也十分充分。这个案子的问题出在物证的取得方式上。不坚实的基础会推翻整个案子。我的工作就是在审判中抓住纰漏，记录在案并穷追不舍，然后使受理上诉的法院相信，在此前的审判中我没能使奥顿·鲍威尔法官信服并禁止控方使用这些物证。

12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哈罗德·凯西走进兰开斯特的一家家庭日用品仓储超市，进行一次例行采购，买的东西里有三个用于水培农作物的日光灯泡。在他后面排队结账的正好是一个下班的警探，来买圣诞节用的户外彩灯。这个侦探认出了凯西胳膊上的艺术品——有显著特征的是带光圈的骷髅头，那是马路圣徒团伙的标记。那个下了班的警察很忠

于职守地跟上了凯西的哈雷摩托车，跟着他回到了梨花镇附近的大农场。这个情报转达到了麻醉药品科，他们安排了装有热成像相机的无标志直升机飞过农场上空。那些热成像照片显示出了谷仓和活动房屋里那些火红的正在开放的花朵。照片和那个警探看到凯西购买水培作物培养灯的证词最后都递交给了法官。第二天早上，凯西就在睡梦中被带着搜查令的警探叫醒了。

在先前的庭审中，我坚持所有针对凯西的证据均不成立。因为搜查的诸般理由是对凯西隐私权的侵犯。以一个在日用品店采购的日常活动为基点，推论并进行了地面、空中的监视，还有热成像拍摄，这些都无疑进一步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鲍威尔法官拒绝了我的论证，案件审理向前推进并且渐趋一致，同时，一个信息使凯西的上诉出现了新的希望。飞过凯西头顶去调查取证的飞机所使用的热成像相机的使用说明书指出，拍摄时，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得超过 200 英尺。美国最高法院曾通过一个修正案，称只要是飞行在公共空间，在嫌疑人财产的上空飞行并不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我让我的调查员劳尔·莱文到联邦航空署进行核查，凯西的农场上空没有航线通过。农场上空的公共空间应该在 1000 英尺以上。侦探们为搜查牧场里可能有的证据时，显然已经侵犯了凯西的隐私权。

这样一来，我现在的工作是让案子进入庭审，然后从警探和飞行员那里引出他们飞越农场时飞行的海拔高度的证词，不管他们说实话还是撒谎，我都胜券在握。我并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让官员们出洋相，我倒希望他们撒谎，如果陪审团发现警察在证人席上撒谎，那这个案子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你不必要求无罪裁决。若做了无罪裁决，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无论如何，我坚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需要的只是上法庭。还有一件事我要在法官落座开审之前跟凯西谈清楚。

我的委托人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牢房的一个角落，连句“你好”都没说，我也没说。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们以前曾经谈过这个。

“哈罗德，马上就要轮到我们的了，”我说，“到我告诉法官我们是否准备好受审的时候了，我知道检察官准备好了。所以今天得谈我们的事情。”

“什么？”